

風从天上来

张其成 著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風从 天上来



崔济哲 著

崔济哲的文章读过就能记住，有些还放不下，
还迫着你再去读，能够再读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从天上来/崔济哲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63 - 5208 - 6

I. ①风… II. ①崔…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0259 号

风从天上来

作者: 崔济哲

责任编辑: 罗静文

装帧设计: 任凌云

策划: 穆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350 千

印张: 24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208 - 6

定价: 4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崔济哲 祖籍安徽肖县，生于山东济南。“老三届”毕业生，先去农村插队，后到工厂做工。大学毕业后到新华通讯社工作，从事新闻工作二十余年，现任新华社副社长，高级记者，中国报业协会副主席，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了《走进黑色世界》《旧曲新歌》《清唱》等作品集。作品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卷》（1976—2000）、《改革开放30年散文选》，多次被《人民文学》《新华文摘》《读者》《中国作家》《美文》等期刊刊载。多篇作品被中国散文学会选为当年年度散文，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介绍到德国、英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曾获全国首届“报人散文奖”、全国名家散文大奖赛一等奖等。

序一：笔底流云意纵横

陈建功

我和崔济哲先生并不熟稔。或许见过面，此外就没有更多的交往了。有友人拿来他的这部书稿，请我看看。友人评价很好，说是言之有物、有情的文章。一读果然不忍撒手。除了如友人所说之外，更因为我们的年龄、经历乃至爱好大抵相同，崔先生所发感慨，也每每令我击节而叹。承蒙错爱，嘱余为这本散文集撰序。既喜欢他的文字，也就不再客气。惟能否道其文章妙处之一二，又不免惶惶然。杂谈几句，权作引玉之砖。

读崔济哲的散文，最深的感受是他作为一个作家所拥有的阅历的力量。当代散文已然是越写越大气了。一大批散文家不再沉湎风花雪月的吟叹和苍白情感的书写，从“小我”的生活视阈走向了“大我”境界，用散文来建构社会和历史的大风景。然而我以为，所谓“大我”境界，绝非“大言皇皇”便可致之。文学又的确纯粹是个人的阅历和个人情感劳动的产物，感人的“大我”境界，最终还是要从丰厚、开阔的“自我”中流泻出来。真诚饱满的情感、广博深刻的见识、敏锐的人生观察、宽厚的生活态度和平实素朴的表达，都是阅历带给崔济哲的恩惠，也使他的散文世界既个性充盈又洋溢着家国之思民族之情，最终打通了他的文章由“自我”通向“大我”的道路。这就是我读崔济哲的散文，每每心事浩茫、却又情动于中的原因。

诚挚和沉静，可以说是崔济哲散文征服我们的魅力所在。过去的岁月沉淀下来的泥和沙，在这位作家笔下凝聚成一种诚挚和沉静的生活态度和叙事原则。无论是讲述亲人的故事还是面对历史的思索，他都是诚挚而沉静的。

他对亲人的情感深埋于内心的深处，娓娓道来而不事渲染；他面对历史极少直击它的对与错、是与非，他相信读者的判断力，甚至更多的是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去看待过去的肤浅与片面。这种内质的厚重，对诚挚与沉静的自信，与当下喧嚣躁动的世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与当下诸多散文的写作姿态和美学风格大相径庭，这些恰恰是他以如此平实素朴的风格却足以在散文界占据一席之地的奥妙。

崔济哲诚挚而沉静，崔济哲时而又又不失豪爽与豪放。他写自己在日本的小酒馆里和人斗酒，在晋西北插队时骑驴，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写《杀人杀在菜市口》，更是绘声绘色心潮澎湃。他没有遵循常规，对菜市口旧刑场做一般的介绍，而是借助少年时的眼光，谈起当年因为景仰谭嗣同而踏访菜市口的经历，少年人的志向个性跃然纸上。崔济哲的散文，既有诚挚沉静的主调，又有因题材题旨而异的变化，体现了其风格的变化与成熟。

正因为阅历丰富、情感丰沛、学养丰厚，也因为诚挚与沉静的叙事态度和缤纷变化的风格，读崔济哲的散文，那种“散文”文体所规定的特色，让他发挥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听他描述家长里短，回忆亲人，还是随他探访旧京风俗，“品味遥远”，无论是红场上的沉思还是新处女公墓的自嘲，他的笔触都如行云流泻，忽而当下，忽而往昔，忽而感喟历史，忽而追忆故人。信手拈来，开阖自如。他的散文，既有人生的感喟，又有历史的反思，既有亲情的叹惋，又有世相的痛惜。既有对已逝岁月的宽容，又有对人性深处的追问。特别是那些容纳了大量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游记散文，不难看出作家深厚的学养和充分的案头准备，这使得那些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游记，而表现为开阔的视野、深邃的追思和坦诚直言的历史态度，从而构筑出他区别于其他散文家的大风景。

好散文是耐读的。好散文又是让人一下子说不透的。推荐好散文的方式，就是让人家自己去读。因此我想现在最好是赶快打住，对读者诸君说，自己去读吧。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八月六日

序二：让你放不下的文章

贾平凹

散文写作中什么是最重要的？文论家们有结论，也有共识。但作家们各有各的心得。十几年前，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问几个作家一个同样的问题：写作这么多年，最喜欢哪一个汉字？每个作家回答的都不一样。我的回答是都喜欢。像打麻将，哪一张牌都重要，风呀，白板呀，初拿到手时好像是闲牌，但随着局面的发展，有可能就单去和那一张。文学是综合的艺术，散文写作里这个特点更突出一些。济哲先生的散文写得很综合，有文学的，有文化的，更有世态沧桑和人生感悟的。他的散文写得厚实，有些还厚重，但读着却清新、清澈，就是综合得好，融合得好，用那个成语去说，叫融会贯通。

济哲先生的散文有两个突出点，一是把具体的东西写得开阔，二是把社会人生里一些大的东西看得到位，看得透彻。

把具体琐碎的生活写得开阔，就是小中见大，于平常中见出非常。比如《福地》《父亲仍在我身边》《想起贫协主任杨二十一》等，这些都是写个人经历的，但个人情感与人生之重熔为一炉，读着让人感动，还让人感慨。包括他写小吃、游记一类的闲适题材的文章，如《胃是有感情的》《马拉河，一条残酷的河》，也写出了独到的一面，有别开生面之感。闲适题材处理不好会显出小气，不是说写花鸟鱼虫吃喝拉撒这些内容就是小，这些题材也可以写出大器的一面。关键要看写没写出精神层面的东西，说一个文章格局小，指的是缺少精神含量，精神含量包括社会良知，人生考问，文化叩问这些大

的思考。也包含人性之美，人心温暖，这些东西也很重要，是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基本元素。

做人做事要有大局观，写文章也是这个道理。大局观就是把大处的东西看到位，想明白。文章千古事，好文章大文章都是清醒的。想明白，对我们今天尤其重要，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剧变的年代，变革的年代，价值观在混乱着，秩序在离析着，规矩被破坏着，也被建立着。一切都在重新洗牌，重新出发。可以这么说，把大处的东西想明白是今天中国人精神生活里最大的事，也是文化人的责任所在。摸着石头过河也是一种想，是在行动中实践中去想。《杀人杀在菜市口》《朝阳门外旧事多》这种题材的文章不容易写好，但济哲先生写好了。他是老报人，有几十年的新闻行业做家底，看社会，看人生，该一笔带过的就一笔带过去，该重看的東西半笔也不放过。把单篇散文写出视野感，是需要真功夫的。文章写出大，站得高是一个层面，心态也是很要紧的。济哲先生的思考是自信的，同时去掉了传统文人“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自恋陋习，难得的是他的心态，是清醒的，也是从容的。

我在几个场合重复过这么一个观点：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丰富，或者叫混沌，因此我们的目光要健全，要有自己的信念，坚信有爱，有温暖，有光明，而不要笔走偏锋，只写黑暗的，丑恶的。要写出冷漠中的温暖，恶狼中的柔软，毁灭中的希望，身处污泥而盼有莲花，沦为地狱却向往天堂。中国人生活得可能不自在，西方人生活得也可能不自在，人类的生存任何时候都存在物质和精神的困境而要在困境中去突破。

济哲先生的文章写的不是很多，但他的文章读过就能记住，有些还放不下，还迫着你再去读，能够再读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二〇〇九年八月二十日

目 录

序一：笔底流云意纵横 陈建功 1

序二：让你放不下的文章 贾平凹 3

第一辑 风从天上来

风从天上来 3

朝阳门外旧事多 18

杀人杀在菜市口 36

走，到西柏坡去 47

读罢无字碑 57

苍凉的祭奠 62

我看烽火台 66

寂静香妃墓 71

品尝遥远 77

吃面的哲学 88

胃是有感情的 96

那段生活那段路 104

第二辑 追忆年华

福 地 115

背 书 127

水的魅力 132

苦涩的香烟 141

追忆年华 147

又到界桥，又到界桥 163

雪真好 175
那片芦苇那片水 181
不觉泪已到腮边 191
父亲仍在我身边 196

第三辑 半轮残月照昨天

情怀红枣 215
只想听听那些歌 219
我们走在大道上 233
两个乡亲一段情 247
半轮残月照昨天 261
骑驴也像做文章 266
想起贫协主任杨二十一 270
记起那“海子”说起那鱼 277
晋西北的民歌晋西北的情 281

第四辑 悄然走进又默然走出

寻梦剑桥 295
远方的证明 299
跨过约旦河 303
伊瓜苏听瀑 310
领你到喀纳斯 315
给他深深鞠一躬 323
和美国老汉放风筝 331
到了俄罗斯再告诉你 334
悄然走进又默然走出 352
马拉河 一条残酷的河 363
跋：情真始得好文章 缪俊杰 372

第一辑

风从天上来



那段生活那段路

风从天上来

一

从五千五百米的高空中看连接呼和浩特和二连浩特的208国道，就像是在草绿色的油画板上抹上了一笔藏青色的涂料，从蒙古国的天那边卷过来的风沙，由西北向东南徐徐飘过来，像一把饱蘸了淡黄底色的排笔想把那条藏青色的惹眼的怪线涂掉。那是人在高空中的视觉感受。鹰不同，它在高空中盘旋，两翅平展，一动不动，凭借着草原上袅袅上升的气流托扶着，自由在地俯视着草原上的一草一木，即使是漫卷过来的风沙，它也会轻轻地漂浮在飞沙黄云之上。鹰的眼力和估算太神奇了，当它毅然从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直冲而下时，那狼狈逃窜的草原野兔拼命奔跑逃命，以为只要钻进已经近在咫尺的洞穴一切就将化险为夷了，但没想到鹰的利爪和弯钩利喙就在野兔的前爪刚刚摸到窝边时，就一举把猎物扑倒在地。一切都像导演过的那样连贯，像制导导弹击中飞行器那样精准。

“那是神！”“蒙古王爷”对我说，“看见过两鹰相斗吗？”空中两鹰相扑，金翎四飞，翅膀扑打着翅膀，利爪扑抓着利爪，鹰的头在空中和躯体成九十度立起，拼命啄击，要从天上扑打到地上，又从地上撕咬到天上，上上下下整整要较量三遭，然后两鹰同时腾空箭也似的直插云霄，一直钻空钻空，像两颗逆行的流星飞石，在高空中静静地一动不动，最后两只鹰只有一只飞回来，它会骄傲地在你头上盘旋，一圈一圈一圈，整整齐齐圆圆满满绕上三圈。它是胜神，得胜之神。

“王爷”是雅号，源于此人曾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当过一任盟长，蒙古

族，在旗，虽然没有查出其祖上是否当过王爷，但“王爷”的称呼却人前人后地叫开了。

鹰是神，“王爷”深情地望着天空。天空如洗，一览无余。没有鹰，连只普通的飞鸟也没有。蒙古族人大都信萨满教，像汉族人很多都信佛教一样。萨满教中德高望重的祭师的耳垂上，悬挂着两个像耳环一样的饰品，你知道那是什么吗？“王爷”神秘地看着我，不是金银宝石耳坠，是一对历尽沧桑，老死的苍鹰的利爪。懂吗？说明那位祭师是神，起码是神的使者。

我不懂萨满教，将苍鹰的爪子悬挂在耳上，我第一次听说，但以后确实得到了验证，这个神秘的民族。我只知道她是马背上的民族，她还是一个把鹰视为神的民族。我也开始张望湛蓝的天空，想看见那翱翔的鹰，神鹰。

仲夏的内蒙古草原，该是碧绿连天，野花芬芳，水肥草美，洁白的羊群镶嵌在翠绿的大草原上，和着蓝天上轻轻飘浮的白云在自由自在地游荡。没有，没有我想象的一切。“王爷”也尴尬。稀疏的牧草一寸多高，且染着一层枯黄色。长得那么贫瘠、瘦弱、无奈。倒让我想起韩愈的一句话：“草色遥看近却无。”

早呗！“王爷”无奈至极。天不下雨，人之奈何？“草枯鹰眼疾”，那该是深秋之景。“王爷”说这也是前天一场喜雨，牧草返青见到一层淡绿，否则你会认为此刻是在黄土高坡上。

倒是草原上一簇簇圆盘的骆驼草，绿油油的充满生机活力。

渐渐地，眼睛看得苦涩起来。天高云淡，地阔无垠，车子开很久很久也没见到“雪白的羊群”，草原上的公路笔管条直，直直地通向天际，像拿板尺量出来的。我对草原的印象太美了，上小学时我会唱的第一首民歌就是“草原之夜”。

现在的内蒙古大草原不再温柔、温馨、诗情画意、脉脉含情，更多的却是苍凉悲壮，像蒙古跤手的胸膛。

“王爷”看我很无聊、很失望的样子，就讲了个一望无际的“段子”：一个内蒙人和一个广东人站在一起，广东人自豪地说，我们有一望无际，你们肯定没有！内蒙人问：什么一望无际？广东人鄙视地调侃说，不懂了吧？因

为你没见过，那一望无际的是大海，这你懂吗？连这都没见过，可怜！内蒙人豪迈地说，你见过我们的一望无际吗？内蒙人豪迈地说，你肯定没见过，我们内蒙古连耗子、兔子都见过一望无际，那一望无际就是草原，广东人真可怜，连草原都没见过。两个人互相调侃，谁也不服气谁。内蒙人又说，看过我们的一望无际吗？广东人说，怎么像梦呓又说回来了？内蒙人说，我们内蒙还有一个一望无际，你见过吗？广东人说抬头望蓝天一望无际。内蒙人说我们的天比你们的蓝比你们的广阔。广东人说，那是什么？内蒙人说不懂了！在内蒙古连骆驼野驴都看过，那就是沙漠，一望无际，可怜！

“王爷”自豪地笑了，我睡着了，在梦里说，听到广东人随后说，我们广东也还有一个一望无际你肯定不知道啦，见过也没见过，那就是人们（民）贝（币）啦，我们可以用一望无际的人民币买下你们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啦，但不买你们一望无际的大沙漠啦！“王爷”也睡着了。

二

我突然惊醒了。旅途中常常这样，“马背”上的瞌睡，不知因为什么入梦，也不知因为什么又睁眼看世界清醒了。但我惊呆了，刚才这一顿半睡半醒的“小觉”难道真的使我误入“时间隧道”，真的回到一亿年前的世界？一群硕大的体型各异的恐龙要么晃动着巨大的身躯沉重地奔跑，要么悠闲地散步，要么成双成对地嬉闹，要么拖儿带女地进食。难道真的进入到美国人斯皮尔伯格设想的天国“侏罗纪公园”了？吉普车戛然而止，公路两边各站着一只巨大的恐龙，长长的细脖子有些滑稽，两只大恐龙都伸长脖子探过头来，仿佛要隔路相亲相爱，这一瞬间却被永远地固定住了，两只恐龙头对头搭成一个世上独有的半圆形“拱桥”，它们在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二连浩特到了，“王爷”告诉我，二连浩特是恐龙的故乡。昂头望着那高高的恐龙，我忙问：“恐龙故乡”不是在四川自贡吗？何时北迁内蒙古草原了？“王爷”自豪地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贡的恐龙是一亿年前的，咱这儿的恐龙是六千五百万年前的，想知道恐龙是怎么灭亡的吗？那就要来二连浩特，这里是

恐龙最后的乐园，尸骨俱在啊！“王爷”的话直白好懂，解释得清楚明了。

迎接我们的是二连浩特市的市委书记张国华，小腹凸起，穿牛仔裤，胖乎乎，他的语言模仿能力恐怕连相声演员也要折服，他能讲一口地道的北京话，一口纯正的山西燕北大同话，一嘴字正腔圆的乌兰察布盟语言。他的语言能力表现在前一句是北京话后一句就自然而然地拐到山西大同话；前半句是当地乌盟土语，后半句就是十足的京片子。蒙古人的风俗隆重而正规，下车如下马，下马酒是非喝不行的。三小银碗，银质上乘，发光发亮，碗开口大，进深低，满满的一碗酒足有一两五，三碗一气喝下，我这样的酒量也是心摇如荡。我悄悄向“王爷”发难：蒙古人的下马酒分明是杀威棍！“王爷”回答得轻巧：谁让你逞能，要显英雄海量？这不是你们蒙古人的规矩？入乡随俗。蒙古人的规矩是上敬天，无名指向青天弹三滴酒；下敬地，无名指向草原洒上三滴酒；祝福双亲祝福自己把酒沾湿在额头上。喝不喝，干不干，就全在自己了。我埋怨“王爷”不早暗示，以至于三大杯“下马酒”灌得我几乎“热血沸腾”。

脖子上戴着敬献的蓝色哈达，我坚持在恐龙身边照相留念。这些家伙高几十米，最大的体重五六十吨，一天该吃多少草？多少树叶？张书记说，一亿年前，您脚下、您眼前的这片草原，原是一座黑森林，枝繁叶茂的原始森林，一片片云柳掩映的沼泽池塘，望不到边的大草原，那时候的草原都是蕨类植物，才称得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我说你有诗人的气质。他说，也不尽然，否则怎么能养活这成千上万头恐龙呢？“王爷”红扑扑的脸凑上来，我知道他是蒙古族的诗人，酒助诗兴——“你微微闭上眼，就能看见满眼青绿的世界里有一群一群各种形状的恐龙；你听见了轰轰的雷声吧，那是成百上千的恐龙在奔跑跳跃，在敲打着大地，像蒙古跤手在用拳头敲击生牛皮蒙面的大鼓。”

诗人要是醉了，比幻想家还能想象。

二连浩特是中国最小的城市，满打满算十万人，但让我这个初次来的陌生人新奇的是，二连浩特之前都冠以“中国”，我在北京很少看见有“中国北京”的称谓。二连浩特是我国最早开放的一类口岸，四两压千斤，萝卜小长

在背（辈）上立。连当地老百姓都自豪地说我们二连浩特是“中国二连浩特”。

我想看的是国门。

往西穿市而过。二连浩特小巧玲珑，干净明快，“洋味”十足，几乎所有临街的门市都有俄文、蒙文做标志，有的商店甚至没有中文，专门对俄国人、蒙古人开放。老板也能讲一口纯正的蒙古语，说几句蹩脚的俄国话。

国门孤零零地矗立在荒凉的大草原上，远看显得有些孤单，走近你会觉得它高大雄伟气派，像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仰头望，那颗灿烂辉煌的国徽高悬正中，国门门楣上嵌有鲜红的七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原来一直以为国门是道门，通商的公路、铁路由门出入，到了二连浩特国门才知道，国门是个说法，国门是座三十多米高的门楼，站在门楼上，你会由衷地产生一种自豪感，西北望，就是异国他乡了，一门之隔两国之遥。蒙古国托门乌德市历历在目。猛然间想起孟浩然的一句诗来：西出阳关无故人。站在这里恐怕所有的人都要感叹，西出国门无故人啦……

国门离边境线还有一百多米，出国门再往前走，就真的到了中蒙边境。边界线上立着嵌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界碑，中国红的大理石碑座，界碑的另一面镶嵌着蒙古国的国徽，跨一步就是出境了。两道铁轨从界碑旁边通过，那就是著名的“欧亚大陆桥”。北上经过乌兰巴托直达莫斯科，南下驰过呼和浩特开进北京城。我跨上铁路，抚摸着凉阴阴的铁轨，顺着铁轨往西北看，不远处是蒙古国的国门，执勤的武警战士告诉我，我们国家的边境线就到此。他指着铁轨的接缝处说，这边的螺丝松了，由我们拧紧，如果是那边的螺丝松了，我们无权去拧，虽然是举手之劳，那要通过外交照会告诉他们。我不由得想伸手去拧一下蒙古国境内的螺丝，武警战士异常严肃地拦住我，郑重地告诉我：我们有纪律，有国法。我站起身来，一种庄严之感油然而生。想唱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